

【在人间】

沿河看柳

□ 杜小曼

【警察手记】

80多岁老人离家出走之后

□ 李贺

【浮世绘】

弱小者没有挑选的权利

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。”春风一夜十里，万木顶芽吐绿，又是早春了。

这个时节，最惬意的，莫过于褪去厚重的棉衣，一身轻爽地走到空旷辽远的野外，看迎春成串伸展的黄娇，看枝头急不可耐鼓起的芽苞儿，看枯草下已经捂不住的新绿，看湖心荡来荡去的涟漪。偶尔会有一股清苦微凉的气息扑来，是柳芽！我再熟悉不过的儿时伙伴了。

姥爷家就在大汶河岸边，那是我儿时曾经寄居的地方。转眼多年过去了，儿时乡下度过的时光，细节已经模糊，唯独这柳的清香和野趣，常入梦境，犹在昨日。



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正在派出所值班的刘警官接到一通报警电话。电话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老人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儿子不孝敬，不想活了。话筒里的嘈杂声显示老人是在街上。刘警官忙问老人在什么位置，可他就是说不清自己所在的地方，这可急坏了刘警官，他怕老人出意外，就对老人说：“大爷，你不要着急，找个有保安的地方，让保安接电话，我就能找到你啦。”

就这样，在保安的帮助下，刘警官很快找到了站在街头冻得瑟瑟发抖的陈大爷。

来到陈大爷家，刘警官才闹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陈大爷老伴早年去世，80多岁的他长年独居。到了冬天，他家没暖气，就搬到儿子家来过冬天。他带刘警官来的是他儿子的家。

陈大爷的儿子50多岁，离异，有个女儿在外地上大学，平时也是自己住。

看到老父亲带着警察登门，陈大爷的儿子很不高兴。父子俩怒目而视，都不说话。

“陈大哥，我是社区民警，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就赶来了。过日子都会有矛盾，我来就是帮着解决问题的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”

刘警官的一席话，缓解了尴

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马晓迪 邮箱：qlwbsuibi@163.com

春天，只要随姥爷到河边玩，是一定要做柳哨儿的。那也是心灵手巧、童心未泯的姥爷哄我开心的常胜法宝。折一段光滑、形直的柳条，两手食指、拇指分别捏紧，同时反向拧转，使外皮和木骨脱离，小心将白嫩的木骨慢慢抽出，哨筒有了，工程算是完成大半了。这一环节最要紧，技术活儿，拧动一定要慢、柔，力道适中，否则柳皮可能会皮开肉绽，白白牺牲了一段柳枝。每每看姥爷做哨筒时，我总是让他蹲下，紧盯着他的手，连喘气都轻轻的，直到看着他将柳骨全段抽出，哨筒完好无损的那一刻，我才敢跳跃欢叫。接下来的工序比较容易了。姥爷总能

在这时从衣服口袋里翻出顶好用的铁皮小刀片，将哨筒两端切齐，视长短，切成一段或几段。还未完，还需要将哨筒的一端轻轻刮掉一小段绿皮，做出一段白绿的衔接嘴。至此，大功全部告成，一只精巧、青皮白嘴的柳哨儿就在我手里了。每次我急着吹，总问，为什么还要刮皮啊？姥爷每次答得都一样：能吹得响啊。姥爷每完工一个，我都会迫不及待抢到手里，吹响第一下，向姥爷汇报，这个好听，那个不好听。柳哨儿有粗、有细，有长、有短。粗的声音深沉厚重，细的清脆嘹亮。吹起来，哨音掠过河面层层涟漪，穿过两岸密密柳林，激起树梢喜鹊欢叫。每每此时，姥爷会收起平时的暴脾气，慈爱含笑地看着我，堆起满眼角的皱纹。

不只是能做玩具，鲜嫩的柳芽与未放的柳絮亦是美味。姥爷说，春天人容易肝火旺，吃柳叶可以败火。姥爷做过厨师，做饭的手艺是最赞的。他将嫩柳芽儿用开水焯过，捞出，放入凉水中浸泡约两个小时，去苦腥，再攥干水，放在白瓷盘中。接下来是制作作料，这是最显功夫的。将花生米油炸至酥脆，放凉，去红衣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面将花生米拍成碎末。接下来，切姜末、葱末、蒜末。再取适量的盐、香油、

白醋、白糖，调成小半碗的料汁。最后，将所有碎末放入料汁中拌匀，均匀浇洒在盘内的绿柳叶团上，调匀，入味一个时辰，美味就可以上桌了。凉拌柳叶，清香、微苦，特别下饭。姥爷做的柳芽炒鸡蛋、柳芽小包子、柳芽玉米饼也别有风味。有次我的脸上长了小痘痘，吃了几次柳芽，小痘痘竟然没了。

夏天了，柳叶变老，辣苦，不再能吃。不过，又有其他乐子来了。夏天，是大汶河最充满魔力的季节。河沿的柳树有的将根深入水中，网状盘绕的红色根须下，总藏着一些小鱼小虾。摸鱼需要较高的技巧，特别需要不动声色、眼疾手快。摸虾易些，我每次出手，不论多少，很少扑空。蹑手蹑脚涉水到柳根边，慢慢弯腰，将两手尽量轻、尽力慢地浸到水底，从密密的一丛柳根两侧慢慢合拢、慢慢合拢，最后猛然合手，收网，手掌里便有了拼命挣脱的小虾了，撞得手心都痒。青色透明的小虾，被放在小瓶里、小罐里，加点儿水草，便是它们的新家。这种虾很好养，不吃不喝，能活数日。

又是沿河看柳的时节了。真想再回到老家大汶河的柳堤走走看看。姥爷老了，我想，为他做一次柳哨儿。

刘警官把话题转向老人。

“大爷，你儿子也不容易，50多岁的人了还要出去打零工，收入不稳定，晚上还得给你做饭。80多岁的父亲每天吃着50多岁的儿子做的饭，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！你的退休金不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儿子这月挣得多，你就少给点儿；他挣得少，你就多给些。”

“行！下月我多交两百块伙食费，添补添补他。”陈大爷说得很干脆，脸上也有笑容了。

“我是要你的钱吗？我孝敬你应该。”陈大哥的语气也软了许多。

看到父子俩和好了，刘警官起身告辞。父子俩一起送出门外，看到刘警官走远了，父子俩这才想起询问刘警官的名字，刘警官挥挥手说：“我叫啥不重要，你们爷俩好好过日子比啥都重要。”

这位刘警官叫刘大水，是济南天桥公安分局纬北路派出所的一位社区民警。派出所和居民打交道最多，一些看似家长里短的小事，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。处理好这些琐碎的小事，其中蕴藏着大智慧，这也是社区民警的必修课。刘大水，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。

你吗？

当然不是。如果决定坚守，可能需要去大超市抢购水和方便面；如果要撤退，得订酒店，探询有空房的亲友，带上细软和孩子的暑假作业。他是一个家庭的男主人，相当于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，得考虑得面面俱到，带着全家人往前走。但可惜……

不是他的错吧？现在三十多岁的爸爸妈妈们，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，“沐浴着爱的春风雨露”长大，从不知道这春风雨露不是真来自大自然，而是来自园丁的辛勤劳动。尤其是男孩，从一个女人手里到另一个女人手里，并没有太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剧变。

现代社会，没有太多一定要男人完成的工作，买煤买米扛煤气罐已是古老传说，没有重任，怎么能看得出他们的没担当？他们不堪大用，但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也没要求他们派大用场。

一旦有小意外发生，比如一场大雨，立刻折射出男人所有的贪玩、软弱、天真与自私。他们不是不爱家人，只是爱得太想当然。

但，像我的那位朋友，我又觉得她爱得太痴。她固然是为了所爱之物做了巨大牺牲，但我怕猫要会说话也会控诉：天热成那样，我的主人带我困在一个蒸笼似的房子里，热得万念俱灰，热得猫生如梦，热得连猫粮都馊了……到了第四天，她才终于想起来，让亲友在街上买了个猫笼，乘摆渡车给她送过来，一人一猫，酒店保平安了。

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，你愿意是第一家的女人、小孩还是第二家的猫？你愿意你的保护人没心肝，完全没想到你的安危，还是愿意他/她没脑子，一心一意却欠考虑？

麻烦就是：弱小者没有挑选的权利。

去年七月，水淹武汉三镇，南湖诸小区与南湖名副其实地联为一体。低头是湖，抬脚是湖，对每个身在其中的家庭来说，都是小灾难。

一个老婆在朋友圈里大骂老公：老婆孩子都困着，出不去，这么个紧要关头，老公出去参加同学会了，还拿了老婆的手机——为什么不拿自己的？小区停水停电，他的手机没电了，老婆手机里还残存了半格。老婆孩子在家里吃什么喝什么？他只说：我到时给你们打包。

结果孩子的外婆知道女儿这边淹水，万里迢迢过来，只看到楼房汪在大水里，没本事趟水，望洋兴叹。给女儿打手机，女婿接的：我在外头。他们？他们应该没事儿吧。

老婆气个半死：什么同学会非去不可？这种时候你还要往外跑，要你何用？

另一则故事则是我的一个朋友：小区停水停电四天，武汉迎来酷暑高温的烧烤模式，无空调、无电扇，她喝矿泉水，吃冷矿泉水泡面，忍受楼下积水发出来的臭气——还在坚持。我大惊：为何？为了她的猫。事发仓促，家中未备猫笼，猫儿胆小，她顾虑到抱猫出去，一旦猫惊慌跑走怎么办？

我沉默了一下：猫会游泳吧？熊都会的。

她说：卫生部门都说了，水里有细菌的，都是脏水，不能趟。

天似蒸笼，地如烤箱。我走在街上挥汗如雨，想到这位女士，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两相一对照，我能理解那位老婆的愤怒：男人有什么用呢？不求你闻达于诸侯，但求平常日子里互相扶持。可是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一心记着吃喝玩乐。

老公大概是一脸无辜：我留在家里，能有什么用呢，就陪陪